

邓见宽 编

达父頴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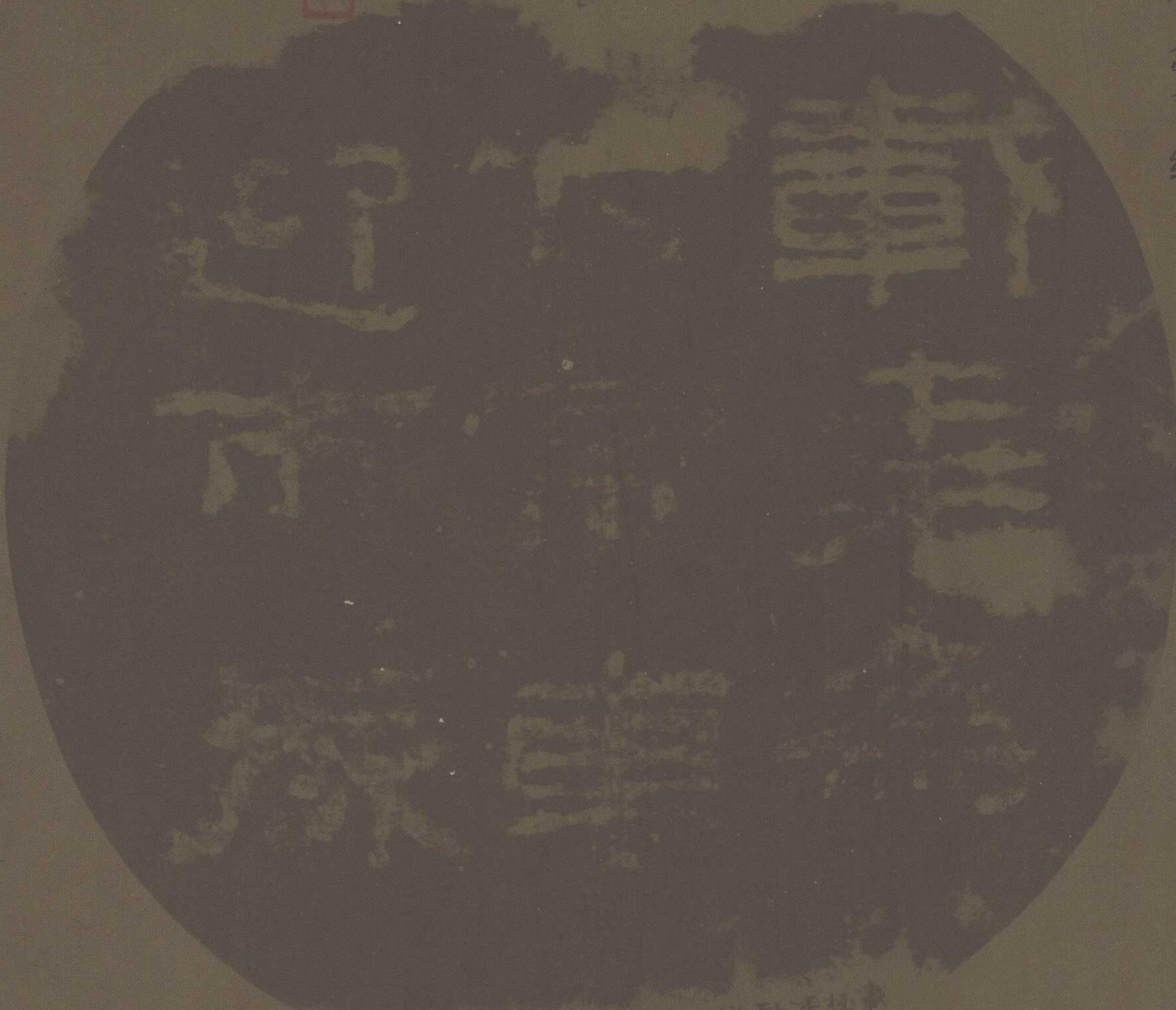
陳朱通題

於其家藏之印刻于其上

己亥年夏月

鄧見寬

魏晉竹林七賢與人臣之風貌
玄刻劍女解弓射虎之風古漢
父執拓實古之風別罕生面奇
畫也傳拓承之神寫拓承之照
可以比中勝自鏡虛名在有
妙處需令人油然而生清妙之
致妙矣始加跡之復以念
舊故其慧眼妙音難以得
以少壯矢以老之



魏晉竹林七賢與人臣之風貌
玄刻劍女解弓射虎之風古漢
父執拓實古之風別罕生面奇
畫也傳拓承之神寫拓承之照
可以比中勝自鏡虛名在有
妙處需令人油然而生清妙之
致妙矣始加跡之復以念
舊故其慧眼妙音難以得
以少壯矢以老之

邓见宽 编

送父頤招
陳殊通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范父颖拓 / 邓见宽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05.6

ISBN 978-7-221-08087-5

I. 范… II. 邓… III. 汉字—碑帖—拓本—中国—清代 IV. 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5480号

范父颖拓

编著 邓见宽

责任编辑 聂鲜梅

封面设计 张世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98号)

制版印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8

印张 13.5

2008年6月第一版

2008年6月第一次印刷

1000册

ISBN 978-7-221-08087-5 / J.460

定 书 印 印 版 印 开 印 编
价 号 数 次 次 本 张 张 本

131.00元

出版说明

一九五七年，陈叔通先生辑姚华颖拓佳作编成《贵阳姚华茫父颖拓》，

由商务印书馆精印行世，深受书画艺术界尊崇喜爱，使颖拓艺术广为人知。

邓见宽仰慕前贤，多年研习茫父文学、艺术著作，素谙茫父艺事，颇有所得，今将陈叔通先生《贵阳姚华茫父颖拓》补充扩展使更臻完善，并藉陈叔通先生《贵阳姚华茫父颖拓》之题，以《茫父颖拓》题之，期望能于半世纪之后的今天，再为学习及爱好书画、金石、碑帖者提供一个鉴析、研究和借鉴的完备读本，促进颖拓艺术的发展繁荣，实乃艺苑幸事！



颖拓创始人 姚 华

蓮華寺



此至畫蓮華寺圖凡三幅
第一第二為國事而足不
足以留
莊父先生裝成未展卷
流落之物已付之故去
甲子三月屢忙集於三山
翁方九



舊聞誰復蘇陰記門徑極佳似舊庵
或半廬院山莊客題院百年荒已忘
此種一指卦仍滿署書今日玉屏猶
處承事人接棄弗向首重啟於
種樹修天松勢引相參

丙寅七夕得陳公題

其義

戴叔倫詩題記、蓮光寺
舊號門徑少主舊聞不復見
惟有能登高遠望之餘日暮雲
亭在湖中倒影中全少客未嘗
可到前湖南望丁寧看此處
中庭涼秋深秋風急寒雲
漫圍林木事多空虛空冷於事
力空而瘦甚但當近此為遊於其
之秋水以清素亭空多之葉木之光輝
飛蓋在亭南高雅絕

其

題首初得紙應堂先生
臺灣人作室遺蹟甚詳茲此
設金之旨選官奉上近百年間
空晚猶憶思穿鄰僻道香火
空語薪傳古朝南才盡江郎
能容篆籀來追跡亦能申參

首晉蓮華金首叶正文

近者先生之遺稿散失於其子
信安公所存之書中其子之子
治家平日所存一書中所存者甚
微惟有遺稿存之則其子之子
治家平日所存一書中所存者甚

蓮華寺第二圖

董文淵題寫



故參議院議員姚君碑

君諱華字重光號蒼父貴州貴陽人也世有隱德為於名族及君而昌宦于北平回家為晉祖王德妣氏吳祖廷輔妣氏嚴考源清妣氏雷熊生妣氏費三代均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如夫人君生而岐嶷讀書日數行下善屬文清尤繕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庶授工部宴衛司主事郎傳部船政司主事郎建核科長民國選舉參議院議員任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未官也然中目錄課程侍郎恩澤秉節視學以其師凌廷堪之學倡率後進而遵義鄭氏獨山莫氏以殊學傳成同門君濡染遺風習計氏說文深通古詠復哀集金石文字精博而詳妙斐然有述而於詩賦詞曲尤別有會心語多獨造通籍後進士館遷赴日本學習法政歸經牛歸而圖事炳塘制度銳變至於鼎革君思以所學自效議會言日危當軸者忘而尼之君迎洪然含去而仍從事於學與京師士大夫游溫然儒者靡不與合晚歲工書善畫擅內外得其才雄視同列辭左辭已殘猶曰危坐蒼筆著作積葉盈尺撰有小學答問說文三例表金石系略語諸書其刊行著為弗堂類纂鄰二十九卷不幸於民國十九年庚午五月初八日病發於龕舍春秋五十有五配氏羅子四登日本高等學校畢業鑒識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畢業鑑光辛鑒國立清華大學肄業女三鑒通文宗沛光辛鑒鑑未遑入卒君將於是年八月至北平西郊竈君廟姚山之陽後之覽著其諭君之學行矯矯於灑世終其墳壇禁其樵牧使夫一行之士有所感而興起斯則刊石之微意也大民國十有九年太歲在庚午八月上旬抗縣郵章

貴陽姚蒼父墓誌銘

湘潭周大烈

唉予士夫道喪蒼父乃壹鬢髮瘦蕩以死矣蒼父姓姚名華字重光貴州貴陽人清光緒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工部宴衛司主事習說文許氏學好篆隸本親居京師蓮華寺窮搜金石文字以勸勉識半夜不休於士夫所扶持為榮貴者若冥然而無睹其因勤寫楷清之張廷濟吳雲無以過之時德宗在位孝欽顯皇后以太后臨朝稱制內政敗亂庚子拳匪事起回斃亡君不勝憤慨值議變法備朝士赴日本學法律政治余時亦自湖南東渡同入法政大學見其校冊上堂所受語筆之無城造國疏以為剛羣強中國拯救之道也學竟歸還郎傳部船政司主事建核科長而回已亂未幾宣統帝遜位民國建立被選為議院議員自是四居誠席然所抱持者益無一不與人相忤所謂議會政治竟未嘗參與君乃憤然盡棄所學仍居彼寺中理其宿業更恣意作書畫每畫輒題其所為詩辭與曲曲心工人競寶之朝夕所資要取給焉亦官京師時亦寓寺中與論金石詞曲以為遭此時固得所遣共自宣統己酉至民國六年間連下繼批熊恭人鑒孝憲先生愛文連表子四人其弟早卒僅遺一女又病卒惟國內軍人鬥爭戰禍日劇憂亂避於一時遂得偏廢病余時三往視之外貌豐碩如故仍據案揮毫辭作書畫磅礴鬱勃意氣若不可一世四五年中無賴敗狀嗟乎是豈真不可一世耶十九年六月病再發一日而卒所著有小學答問說文三例表金石系略語古音詞竟存未刊行自定詩賦詞曲論者雜文體曰弗堂類纂二十九卷其門人王佑羣為印於金陵曾祖王德妣吳祖廷輔妣嚴考源清妣雷熊生妣費氏均贈封中憲大夫夫人妻同縣羅氏子四登日本高等學校畢業鑑識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函副帝鄉鑒光辛鑒國立清華大學肄業女三鑒通同縣文同宋沛光辛鑒鑑未適人如卒葬北平西且外窓君廟姚山之陽其友同六烈為之銘曰
吾道非耶彼所抱之道亦再慎而再例當世士夫羣據於脊齋中復贈以考嗟予蒼父已已乎世奇形槁附燕面兮片石核彌姚山兮孤山鴟

民國三十一年夏五月第二子鑒敬錄



刻楮传神入妙中 留真颖拓始姚翁

邓见宽

颖拓，这一由书画衍生而成的艺术，距今百年，是近代精研碑版、金石的姚华（茫父）所始创。百年间，茫父颖拓深受书法爱好者推崇、喜爱。尤以茫父颖拓《秦·泰山残石廿九字》长卷，经全国鉴定专家审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叔通认为颖拓《秦·泰山残石廿九字》最好落叶归根，便将其捐赠给姚华故乡，今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百年来，茫父颖拓作品还流往海外，被国外鉴赏者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品收藏。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在北京广为采购茫父颖拓的往事，至今北京琉璃厂、中国文博界仍传为佳话。

世有轻言颖拓不过余墨、戏墨。言外之意：颖拓不过是文人书画者孤芳自赏的消闲笔墨。民国丙辰（一九一六年）茫父作颖拓《汉·满君颂》并《任恭碑》，旋题于上云：“此作虽自赏，抑与刻楮何异！”既坦陈作颖拓自赏，又用「刻楮」说明作颖拓意义不凡。刻楮引自《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的典故，实谓颖拓为摹写金石碑刻技高工巧，并非率笔闲作。茫父接着又写出作颖拓的缘由：“第以孤刻日亡日少，摹刻辗转以笔授刀，以纸移石，神理易失，何如对临传真，使孤本化身留照人间，则功德无量，不胜于写佛祈福耶。”临摹金石碑刻传真，使孤本不孤久传人世是作颖拓的初衷，也是颖拓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之所在。

作颖拓言刻楮，欲交代临摹与颖拓的关系；临摹与双钩书的关系。少年茫父自学双钩，早有体会，他撰《双钩书赋》回忆道：“往昔佩觿之岁搦管而嬉，好为此弄，不知所师，常自悦，而人以为奇。”少年弄书得意之情跃然纸上。掌握双钩书，“穷然后通，荐而益上”，故能作颖拓。“惟余情之攸托，若冥心而始创，曾无人以铸颜，乃何叹于生亮，厥有脱影、托体、钩勒。”其言“不知所师”、“无人以铸颜”，暗示走过不断探索，始创颖拓的艰辛道路。

颖拓既具书画艺术属性，又兼金石碑刻载体的传真作用，集观赏、示范为一，富有收藏价值，人争爱之。茫父乐此不疲：“兴来奋腕，宾至加墨，本无藩篱，直抒胸臆，势如飞鸿，迹若蠹蚀；连横合纵，联肩比翼，夭矫回旋，出没反侧，意之所恣，人何能测尔！”熟练轻快地创作颖拓，陶醉在愉悦的书画生活之中。今观赏茫父颖拓能读到陈师曾、罗瘿公等书画家的题跋，皆称赞颖拓艺术魅力。然而，茫父颖拓行世半个世纪却没有人对颖拓进行理论阐述，尤可堪忧的是不辨椎拓、响拓、颖拓之特征者还有人在，茫父颖拓还须搜集、整理、编印推广普及。

建国以后，茫父同年陈叔通不遗余力地组织评论、普及推广颖拓艺术，正如郭沫若所言：“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陈叔通身为国家领导人，政务及社会活动繁忙，选取姚华颖拓《秦·泰山残石廿九字》，奔走于南北，遍请当今书画名家二十余人题跋，茫父颖拓得以全面认识。随之，陈叔通编辑印出《姚茫父、汤定之、杨无恙三家书画集》（集子中有茫父颖拓）和《贵阳姚华茫父颖拓》，以普及推广颖拓艺术。

双钩出颖拓。清末翰林邢端跋颖拓语云：「茫父『所居距余家数十武，晨夕过从间，取古人碑刻戏为钩勒，几可乱真。每见辄令捉臂为之。』同科进士沈钧儒，旋又与茫父携手负笈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同学，跋语云：『旧友贵阳姚茫父书画及颖拓为我所作精品不少。』清末共事于邮传部的叶恭绰跋语云：『由来颖拓夺天工。』邢、沈、叶三人所跋分别记叙亲见茫父蒙童、少年、青年时刻苦学书及作颖拓的往事。书画鉴定家张伯驹明确提出『残碑颖拓始姚翁』。郭沫若两次跋茫父颖拓都用『颖拓』这一概念，犹言颖拓始创于茫父。张、郭首言茫父创颖拓，陈叔通推而广之，踵其后者益众，颖拓之名遂跻身于中国艺林。茫父撰《书适》论文字学、书学，引《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知颉文亦有承袭。茫父亦主张『书虽创作，实有师承』。创作颖拓受何启发？又师承谁呢？《双钩书赋》以探究古帖复制作答。唐人摹写《兰亭序》有『神龙』本、『定武』本，这都是响拓单帖。宋人《淳化》本、《宣和》本是响拓丛帖，大量翻印碑帖。茫父指出，清一代参与『枣梨雕质，楮墨垂型』的碑帖鉴赏家众多，如：翁方纲、张燕昌、叶志诜、高元眉、徐渭仁、钱泳、吴荣光、莫友芝、何绍基等等。因此，茫父颖拓承袭响拓和雕版印制碑帖无疑。简而言之，颖拓既由茫父始创，又承袭了传统。更重要的是，只有勤于精于书法，精鉴碑帖者，才能创作出颖拓。陈叔通称茫父颖拓是绝技，实赞其书法独树一帜，衍生出颖拓。时至今日，茫父颖拓早已享誉书画艺林，不减其艺术魅力，不撼其绝技地位，不否认其创始的艰辛。此时，还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印陈声聪论书法的著作《兼于阁杂著》，其中有专篇论述茫父颖拓，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但仍称之为『向拓』。令人不得不说，一艺之成难，一名之立更难，名与实理应是统一的，世人首重的是事实，随着时日推移，颖拓艺术远播，其名总会统一，所谓实至名归。

颖拓亦名笔拓。碑刻拓本与颖拓形式上相似，响拓与颖拓制作法相近。世人常混淆椎拓、响拓、颖拓的差异。椎拓直接拓自碑刻，留下经捶打斑驳不平的痕迹；颖拓是临摹手写，两者较易辨析。响拓与颖拓同为摹写，故邵裴子（裴之）的跋语就此加以说明：响拓、颖拓皆笔拓，双钩临摹（面临或背临）原碑帖，最后着墨；双钩后加墨于匡廓内是响拓，双钩后加墨于匡廓外是颖拓；响拓临摹效果若帖本，颖拓临摹效果若碑刻拓本。邵裴之分别说明了响拓与颖拓的异同，但他通谓之笔拓，故云：『笔拓之法创自姚君，其法与响拓适反。』语意含糊易混。又一跋者林志钧引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叙，说明唐人响拓在暗室中对光取映临摹，而林亲见茫父『其拓也，不在暗室中，无有穴牖映取。余曩过莲华龛（龛），见茫父信手用秃笔或团絮染墨渖，对古刻临而拓之，施之纸或绢素无不可』；林『戏称茫父之绝技为临拓，以其与前人向拓殊科也』。郭沫若一锤定音，用『茫父颖拓』作断语。

颖拓，似拓非拓，乃艺术创作。郭沫若跋语云：『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画笔千金价。』茫父颖拓不是机械摹写，而是如林志钧所云：『视原本扩大或缩小，亦随意所到，罔不逼肖。』沈尹默跋语云：『姚君出新意，拓此二十九字，以其功用言之与响拓何异！若观其神理言之，直当凌驾毡蜡能手之上。』双钩颖拓既是描摹金石碑刻的写本，又是执笔者书写内心感悟而富个性的艺术品。马叙伦跋语认为，茫父颖拓如米元章（芾）所摹晋唐名迹，几可乱真，『百十岁后亦有将以为唐宋拓款』！

颖拓美的魅力。茫父自题颖拓《汉·满君颂》：『颖拓『是书是画无能名之矣。』鉴赏者不乏从绘画角度评论颖拓，郭沫若跋语云：『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宋千居跋语云：『茫翁善画，能以写意摹拓石刻，遂无描填之迹，而有自然之妙。此非深于金石者不易到也。』黄宾虹亦跋云：『叔通先生今来西泠出示茫父手写双钩响拓泰山石刻卷，固悟挽近敦煌莫高窟发显唐画粉本，用钻凿圆点作孔楮上，累累若贯珠，画者以粉垩柏黄楮，亦犹画。言起点，积点成线，有线条美，黑白二色是为真色。』茫父言：『美『皆须从空

处着眼。」他以画法作颖拓，着力于匡廓外，有纯用渴笔，或略加浅墨濡毫取润；有『用米家山（米芾）乱点写法，兼用元人古柏点万叶齐攒』法。郭沫若颇识颖拓三昧，颂颖拓之美：『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以玄妙、空灵、神理等传统美学观念审视颖拓，基于想象，又启发进一层想象，以致无穷，以达理想境界。茫父《书适》写道：『吾观于书，谓犹读画，当由实而测之虚，由近而致之远，无尽之象，托以数画。故说书者不可殢于相，当以意逆志，与诗同也。』黄宾虹跋颖拓引用茫父论画语：『余非画家，亦尝作画，非作画也，图诗意，代诗疏而已。』传达出·颖拓犹画，亦应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传统美学观念审视之。

学者、书法家顾廷龙曾与笔者促膝谈及陈叔通晚年为传播姚华颖拓而辛劳奔波的往事，随后又寄来手书纪念姚华诗一首，诗云：『画书诗笔尽奇葩，颖拓精摹焕彩霞。当日胡人传印本，千秋艺苑放莲华。』掌故学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书中亦记载的陈叔通编印姚华颖拓的往事已成艺林佳话。陈叔老历时数年，走过大江南北，遍请当今二十余书画名家、文物鉴赏家审视、评述茫父颖拓，全面系统阐述颖拓的艺术价值、书法意义、历史地位，开拓充实了现代民族艺术中有关颖拓的文献资料。陈叔老特选茫父颖拓无偿捐赠给茫父家乡博物馆，使茫父颖拓这一独特的书画艺术品得以永存，以纪念亡友；加之贵州省博物馆茫父颖拓《安西帖》及所藏的其他茫父颖拓精品，使该馆成为馆藏茫父颖拓最丰富的文博机构。茫父颖拓《秦·泰山残石廿九字》、《安西帖》特有的碑帖价值兼具书法艺术示范性，成为贵博传世藏品，深受世人重视，不断引得书法研究者、文物鉴赏者青睐。观赏之余亦使人联想到陈叔通无私捐献的良苦用心。茫父颖拓金石造像数量之多已构成系列，非偶一弄墨，闲情趣笔之作。茫父颖拓古代金石造像大多颖拓于清末陈介祺、端方等大收藏家的收藏。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各藏有茫父颖拓金石造像册页，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茫父颖拓晋隋唐造像四屏。（除此，茫父颖拓历代金石及砖甓造像又经刻铜工、木刻工刻制成画铜艺术品、木刻水印艺术品；茫父画铜和茫父画笺曾作为商品广为传播，也是茫父人物画中引人注目的画种。茫父颖拓古代金石砖甓造像复制品数量既多，流布亦广）。茫父颖拓金石造像既成系列，应与颖拓整幅碑刻等量齐观，留下了研究古代历代金石造像变迁的可贵资料。

进而陈叔老精印茫父颖拓，委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姚鑒分送给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这又是陈叔老为颖拓艺术作出的善举。今从获赠处还可读到姚鑒附言：『这本颖拓集是陈叔通先生为先父集印的。先父长于书画，更善作双钩颖拓。他的颖拓，精妙传神，墨光发于纸上……叔通先生与先父交深，最爱先父颖拓，每以先父颖拓流传不多，不见知于世憾。今寄上颖拓印本一册，藉资参考，即请收存为幸。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一附言记录了当代艺林一段颖拓佳话。

茫父生前亲授颖拓法给上弗堂听讲文字学的周一鹤（伯翔）及其长子姚鑒。画家张海若（国干）也善颖拓。当代文字学家大康（康殷）撰《大康学篆》写道：『颖拓之法，早已有之，似是墨客游戏之作，少有专此技名世者，逮及近代姚茫父、张海若等，皆擅此道，为墨林增色。然亦不作大幅，张氏以后贻成绝响，今已罕观矣。』大康所言书于颖拓周善夫克鼎铭题词，婉言步姚茫父、张海若之后也能颖拓。尽管大康生前与前辈书画名家交游不广，亦不识陈叔通，未曾观赏到茫父大幅颖拓碑刻，但大康断言颖拓作品缺少整幅之创作，故其书法价值受损，从而流于艺术观赏类作品，不幸言中。反之，尤显茫父继米元章之后规摹金石刻划又一圣手的地位。

雲石何良景齊藏秦泰山殘石廿九字間是宋拓今年
春間陳子久持以來謂是何氏所藏可以重值故之袖其意
可三百園子文並云此值殊溫可印百園以內則不為奢望也
予固喜搜秦文以為斯相遺蹟傳世有數雖重值亦何惜惟
此廿九字夙疑是宋拓葉以二十國得辨訪石刻十三行則其文字亦當能凌駕耶
子文見于意願左因懲恐以五十國商之既而不欲議遂已之之慶雲堂玉樓一本末
則已改襄化移乃輕辟於石衣補墨益頭即見舊本已非佳拓印子文函云
为何氏藏者也值不欲題予未肯少增客觀就口渡鈎一本而歸之夕眠以手摩鈎摸出尾似一弦古字
多不可辨此在本所有仰仰存亡五月以前事也及訪古趙州舟來俾為傳稿一見而知為何氏本所自出
叩其故乃知何幸已得同年薦以供使三其值百五十國七後三貫後趙曾見之亦謂真偽在疑似間尾數行則
以代紙附益故作舊題蓋亦以矣足贍搨為何子孫傳之後人恐不明源表誠固不貳存中元弗堂夜窗

